黄克诚在黔阳二三事

一九五〇年九月，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、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同志在芷江召开的全区县委书记会议上，对剿匪、建政工作作了全面部署后，随即风尘仆仆来到黔阳视察。在驻军415团留宿一晚，听取了团首长和黔阳县委关于剿匪情况的汇报，第二天便亲临雪峰山区的大坪一带调查研究，指挥剿匪，给当地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有几件事我们至今记忆犹新。

与战士共进辣椒餐

黄司令员到大坪去看望解放军第三营的战士，正遇上开餐。那时物资供应困难，大家吃的是酸菜和长个辣椒，缺油少盐。战士们以为黄老是新调来的团后勤部长，下基层体验生活，便有意邀请同吃辣椒饭，尝尝战士生活的滋味。侦察班长张勇，满脸连腮胡，讲话象打“机关枪”；打起仗来，犹如猛虎出山，从南到北，共立了八次战功，多次受到嘉奖。他不管见到哪个首长，总是象见到久别重逢的亲兄弟一样，搭肩拉手，说个不休。他是北方人，个子高，饭量大，由于不习惯吃辣椒，但又不能不吃，有时被辣得头冒汗，还掉眼泪。他见黄老，故意挑选了又红又尖的辣椒，一个劲儿要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黄老吃，黄老就象吃油炸鳅鱼一样，吃得津津有味，根本不怕辣。战士们感到惊奇，以为黄老有“制辣”的特殊功能。饭后黄老诙谐地对大家说：“辣椒是下饭的大王，还是难得的‘清醒剂’——晚上看书或放哨，瞌睡一来，咬一口辣椒，精神也就来了。”当战士们正围着黄老欢谈的时候，团首长赶来要请黄老去吃饭。连腮胡不停地说着：“我们已经请他吃过‘辣椒鱼’了。”团首长批评说：“谁要你们请首长吃饭，乱弹琴！”战士们笑眯眯地说：“官兵一致嘛！”团首长严肃地说：“你们真糊涂，他是兵团司令黄克诚同志，这么高龄来到雪峰山，怎么能让他吃辣椒饭呢！”黄老和颜悦色地说：“兵团司令又怎么的，都是军人，为什么不能和战士一道吃辣椒呢？”战士一听，更加乐开了。到处传告：“黄司令员来了！”“黄司令员和我们同吃辣椒饭哟！”

帮贫农杨大全竖牛棚

人们更没有忘记，打猎出身的老贫农杨大全，由于多次向部队反映过土匪活动的情况。因此，土匪就预谋杀害他。杀害未遂，竟放火将他的房子烧了。为了帮助杨大全恢复家园，解放军战士热情地给他筑墙砌砖，很快就盖起了新房。一天，杨大全竖牛棚，来了一位带老花眼镜的军人，挽起双袖帮着抬木头。杨大全向警卫员小刘询问：“你们部队也有胡子兵？”小刘开始不作声，后来听战士们说，杨大全是剿匪积极分子，就凑近大爷耳边悄悄地说：“他是我们兵团司令员！”杨大爷不知道什么是“兵团司令”，又问：“兵团司令有多大的官？”小刘再一次轻声告诉杨大爷：“管四个军和一个湖南省。”杨大爷一听，舌头一伸，惊呆了，并随即

伸出一双长满老茧的手，紧紧拉着黄老的手，激动地向黄老倾诉："民国三十六年，国民党来这里剿匪，土匪没剿到，却闯进我家，把鸡鸭全抢走了。现在，您老这么大的官还帮我竖牛棚，真是……"杨老流着一串串热泪。黄老笑着说："共产党的官就是人民的勤务员，朱总司令在井岗山还帮老百姓挑水种菜哩！"说得在场的人一个个哈哈大笑。接着，杨大爷把他知道的雪峰山区土匪的出没情况，一五一十地向黄老作了汇报。

设计围歼土匪

晚上，连腮胡班长同几个便衣侦察把抓到的"舌头"送到黄老面前，报告说："司令员，我们送'活泥鳅'来了"。黄老亲切地问："你们怎么抓来的？"连腮胡班长说："我们化装为老百姓。这家伙身穿军装，冒充解放军，调戏妇女，强派捐款。"原来他就是匪首易朗照的副官易大娃！这时，这家伙象筛糠一样，连连扣头求饶。黄老令其站立一旁，向其再三交代"首恶必办，胁从不问，立功受奖"的政策。经黄老指明出路后，易大娃作了交待。从交待中得知，易朗照在重阳节要进行"双庆"大宴。庆贺他"荣升"师长和四十大寿，多路土匪都要聚会铁山。审讯后，黄老与营、团干部商议了对策。

离重阳节三天的时候，雪峰山区的解放军陆续列队撤走，群众依依不舍。人们无不担心：部队一走，土匪能不再来，人民能不再次受害吗？匪探把解放军撤走的消息报告了匪首易朗照、段明堂、易豪等，一个个欣喜若狂。易朗照拍着胸膛高兴地说："重阳节是我的'双庆'，我'九路军'

都将会聚铁山，一定是解放军探听了消息，慑我军威，溜之大吉！”段明堂也给喽啰们鼓气：“雪峰山是‘九路军’的天下，是八路军攻不下的‘小台湾’”。

重阳佳节，霜打残叶；雪峰群山，萧瑟沉寂。这天，铁山正逢赶场，匪徒们出出进进，街头巷尾，岗哨林立，阴风凄凄。匪首易朗照歪戴博士帽，腰插快慢机，迎侯着各路前来祝贺的土匪头目。时至中午，来自洞口的匪首莫容，绥宁的张云卿，以及怀化、溆浦的众多土匪头目均已到齐，真可谓群魔乱舞，四面阴风。这时，易朗照摆宴举杯，向“客人”一一致谢。易朗照声嘶力竭地狂叫：“美国出兵了，台湾反攻大陆了，解放军已从这里撤去了。”他得意忘形，竟把解放军比着洪水，把为人们所不齿的土匪比作不怕洪水的石头。胡说什么：“洪水浪过即去，石头坚固不移。”还煽动说：“红军长征不是到了黔阳吗？还不是几天就走了。坐天下的还是我们这些石头。”

巡逻的土匪抓来个卖麻线的农民，硬一口咬定是解放军的探子。凶残的易朗照，不问青红皂白，立即命令拉去墟场枪杀。可怜一个无辜的小商贩，当即惨遭杀害。在土匪的骚扰下，到处一片惊恐，赶场的人群四处奔逃，摊担被打翻，几个孩童被活活踩死；还有人们的悲哭声，匪徒的狞笑声，交织一片。

是夜，经过一天狂欢滥饮的匪徒，大多已经酣睡。四更时分，万籁俱寂。突然间，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长空，415团和军直山炮营共18个加强连，恰似神兵天降，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向铁山、熟坪、龙船塘等地匪徒展开了全面围剿。如此一连三天，大部分土匪被歼，一部分土匪仓惶逃命，有的丢

掉枪支，改头换面；有的皮破血流，犹如丧家之犬。看，什么“石头”，比阴沟里的稀泥巴还不如。

部队开始为什么撤走，后来又为什么能够这样神速地围歼土匪呢？原来这是黄老用的“惑匪就歼”计，目的是让群匪无所戒备地会聚铁山，以便全歼。

以后，又经过一个多月的清剿，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上的沉重打击下，土匪终于土崩瓦解，成股的土匪基本肃清，一百多名匪首接连落网；连化装商贾，远遁岳阳的“少将师长”易朗照，也被我飞行组生擒归案。巍巍雪峰山，胜利红旗飘；山区人民载歌载舞，欢呼百年匪患得消除。

（本文根据黔阳县委第一任书记刘俊义和415团副团长李洪杰口述，陈秀清供稿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雪峰山区歼匪记

郑文翰

雪峰山为湖南主要山脉之一，起伏蜿蜒于溆浦、怀化、黔阳、绥宁、武冈、会同等县的边缘。它的主峰在黔阳县罗翁地区，叫八面山，峰高1900多米。雪峰山区主要指大坪、罗翁和附近山区一带。该地区山大林密，地形复杂，道路陡险，雾大雨多，气侯变化无常；加之地处三个分区、六个县的边缘，在管理上鞭长莫及，因而成为湘西著名的匪窝之一。

一九五〇年初，我军开展剿匪，不少匪首与匪霸相勾结，气焰嚣张。树旗“华南反共救国军”的前沿指挥官段明堂，副指挥、第四纵队司令易豪，“中华民族自救军”第三方面军第五纵队第二游击区指挥官周连生，副指挥杨云卿、黄大渊，以及匪少将副师长易朗照，支队长杨福清、杨焕廷等共千余匪众，潜伏于雪峰山区，经常袭击我安——邵、安——洪两公路线的车辆，拦截沅水运输船只。他们抢劫烧杀，残害人民，并直接接受国民党、青年党特务的领导；与八路军相对抗，自称“九路军”。叫嚣要把雪峰山区变成他们的所谓“游击根据地”，自诩“雪峰山是‘小台湾’，八路军上不来，打不下。”

雪峰山区人民在群匪残酷危害下，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，人人脸上笼罩着愁云，翘首盼望早日扫除匪患。

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，猖狂至极的匪首易朗照居然在铁山庙举行“百桌大宴”，庆贺四十寿辰和所谓“荣升司令”。正当匪徒“美梦”未醒之时，我415团主力和军直山炮营及师直警卫三连共十八个连的兵力，在团党委、黔阳县委的统一指挥下，趁着黑沉沉的深夜，穿过崎岖的山径小道，分多路出动了。这就是对雪峰山区群匪进行全面围剿的开始，也是扫清全县百年匪患的大进军。

这次围剿分两个重点：一路是进击易豪、易朗照、杨福清部的老巢——铁山及罗翁地区；一路是进击段明堂、周连生匪部老巢——熟坪、龙船塘地区。二十日拂晓，按预定计划，及时完成了包围圈。紧接着各先头部队的信号弹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，我军以雷霆万钧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枪炮齐鸣，直捣匪窝。盘踞铁山的两易匪部，在山头上筑有很多碉堡、暗哨，妄想凭此顽抗。岂知螳臂怎能挡车，在我猛烈炮火打击下，根本不堪一击，一个个狼狈溃逃。九时三十分，我部顺利地占领了铁山庙，而且马不停蹄，随即跟踪追击，于傍晚进占罗翁，迫使易豪、易朗照亡命逃入八面山。

我向熟坪、龙船塘方向进军的部队，在熟坪与匪接触，同样是旗开得胜，毙、伤、俘一批匪众后，紧接着于二十日上午进占熟坪，二十一日拂晓又进占龙船塘。然后，我东西各路部队即向罗翁、熟坪、龙船塘三角地带的大山——钟镛界合围。傍晚，在云雾弥漫的高山上与匪打响，段、周匪部一击即溃。就这样，被宣称“打不下的小台湾”，四十八小时就土崩瓦解，人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。

由于各股土匪凭借山高林密，溃逃深山，匪有生力量尚大部得以保存。为彻底歼灭群匪，我进剿部队就再分成两个方向进行跟踪追剿。

一是我一营主力，十二月十二日，侦知段明堂、周连生在翁野集结散匪约五六百人向龙船塘方向溃退，准备重整旗鼓，与我顽抗。十三日清早，部队火速出动，在绥宁铁山附近与匪遭遇。这时二连是前卫，当发现匪情后，该连一排在连长王建云、副连长李得禄率领下，飞速抢占一山坡，并随即又派兵力向另一山坡攀登。此刻，周连生亲自督阵，逼匪众与我对战，妄图占领高山险要，阻击我军。我二连王连长指挥一个排，将四挺轻机枪分成两组，交叉向匪猛烈开火。战士们个个奋不顾身，沿着山间小路直捣敌阵。众匪徒在我强大火力冲杀下，那敢对抗，满山遍野奔窜逃命，我部则紧紧追击，段、周的随身卫士数人当即被击毙；段的秘书蒋超，周连生之弟、匪大队长周方潘等多人也当场丧命。此战共歼匪一百二十余名，周连生死里逃生，曾几次想开枪自杀，均被随从制止。长期要人抬着走的段明堂也不得不扔掉轿子，骑马逃命。

我一营于十四日，马不停蹄向南追剿。这时，自绥宁窜来之莫容匪部百余人，正在九牛塘村休息。我一连随即隐蔽前进，生擒匪哨兵；群匪慌作一团，四散逃跑，我部猛烈追击，歼匪六十余人。以上两次战斗，我军无一伤亡；段、周匪部，到此则全部被打垮。

二是在围击段、周匪部的同时，我二营在八面山对易豪、易朗照及杨福清匪部也在进行围剿。十四日，在王家坳附近与易匪等部遭遇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匪众溃逃，我部

则在浓雾密林中紧紧跟踪追击，打得易、杨两股土匪溃不成军。

大股土匪溃散了。根据匪散我散的原则，部队也就转入驻剿、清剿。采取以班、组为单位，更装便衣，深入群众，化兵为民，或捕捉，或奔袭，或设伏，几乎是无山不上，无村不到。这样，就迫使匪众更加分散。

后来，我指战员与当地区干、民兵紧密配合，展开强有力的政治攻势，接连成立了清剿、劝匪委员会，中心村镇还设立土匪自新报到处，动员各阶层人士规劝土匪交枪投诚。从而使大批土匪纷纷弃暗自新，股匪的组织被瓦解，精神也彻底崩溃了。

股匪被我打散后，历年深受匪害的山区人民站起来了。这样一来，极少数畏罪拒降的匪首，也就处于“人人喊打”的更加孤立的地步。茫茫的雪峰，那茂密的山林，匪徒再也藏身不下了。在军民紧密团结合作的形势下，一营三连很快就捕获了大恶霸、周匪高参黄东旭。接着，团直炮连在一个老乡的帮助下，又活捉了周匪政工室主任胡益。十一月十一日，匪首周连生在我日夜搜捕下，无处安身，企图逃窜，当他到稔禾溪时，就被民兵、驻军围捕，走投无路时自杀于岩洞。十二日，洪江民兵小队巧扮“寻牛”人进山，在地胜村一举生擒匪首段明堂。十六日我三营八连搜山，活捉怀化匪首杨廷焕父子。随着接连追击，又将杨福清匪部打散，逼使杨匪向怀化公安局投案。九连飞行小组跟踪追击到洞口，生擒惯匪易孝生。该连设伏部队于沙溪打死匪易豪军需主任唐大秀。一营部队还活捉匪少将处长胡笃三。在活捉匪首喜报频传下，翁浪溪农民兰大球、兰才捷机智勇敢活捉匪首张云卿之长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子、匪支队长张大少（中贻），缴获连枪两支，并迫使另一匪支队长艾华向我投降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易豪的支队长李卓华也于此时向我二营投降。十二月十三日，我炮三连得到群众报告，获悉杨云卿下落，立即派兵前往捕捉，扑了空，前后搜索两小时无踪影。我战士决心除恶务尽，穿山过村，接连搜查十二个小时，终于在小岩窝里抓住了杨云卿夫妇。

眼看各股匪首都已落网，唯有易朗照，不知下落。原来易为逃脱其死亡命运，单身化装为商人，逃出雪峰山，窜向洞庭湖。我团侦察队获悉后，立即由排长徐汉章带领民兵积极分子易尧美、易舜章组成飞行小组，由安江出发向常德追捕，终于在千里之外的洞庭湖畔鲇鱼口，将易朗照抓获归案。

还有个老狐狸黄大渊，逃到排楼坳佃户家，潜伏深山岩洞，身带快慢机，很快也被民兵捉拿归案。到一九五〇年底，在军民紧密配合下，经过全面搜剿，雪峰山区的匪首，剩下的就只易豪一个了。但是，人民的铁网，一个也是不放过的。一九五〇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，作恶多端的易豪也终于被民兵打死于洗马三角溪。第二天，黔阳县委和驻军在洗马召开群众大会，欢庆全县剿匪取得彻底胜利。当场给剿匪积极分子和有功人员颁发奖旗奖状；还给搜捕易豪的群众奖大米八千斤。随着剿匪的胜利，雪峰山焕发青春。从此后，雪峰山区永远得安宁。

注：作者原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一五团政治委员，现任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。

（县党史办陈秀清供稿）

解放初期我在黔阳工作的回顾

张茂林

南下到黔阳

我原在北方工作。一九四九年三月，晋察冀和冀鲁豫等老区抽调干部组织南下工作团，边区地委书记周小舟负总责。下设大队，大队下设中队，我编在四大队，大队长孙国治，政委为刘昌，我任该大队五中队中队长，刘俊义任中队政委。在中队负责的还有杨树功、张涛、胡仕祯。

我们中队的成员大部分来自河北的定兴、徐水、易县、满城等县，每个县十人左右，都是县区负责人。我原是定兴县副县长，刘俊义是定兴县县委副书记，杨树功是徐水县委组织部长，张涛是定兴县县委秘书，胡仕祯是满城敌工部长。其他同志多为区级负责人。当时的安排是，到南方后，每个中队接管一个县的工作。

当时处于战争年代，通知就是命令，第一天接到通知，第三天就得出发。每人发两套灰布衣服和少量零用钱，没有工资。那时我工作的地方，一九四七年就土改了，区、县干部大部分是从农村提拔上来的，家里分得了土地，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庭。有些同志不愿离家。领导说，南下后家里按军属优待，土地实行代耕，大家也就安心了。当时同志们都

年轻，革命热情很高，加上政治工作抓的好，上级一通知集合，大家就象部队一样，一阵歌声一阵欢笑地走上了南下的行列。那时沿路有土匪破坏，上级对我们十分关心，专派一个加强连护送，连队每个班有一挺轻机枪。来到河南郑州时，碰上国民党飞机轰炸，领导决定把我们转移到豫西巩县，在那里集中学习。刘昌和孙国治等领导同志带领我们学习到新区工作的政策。

七月，我们来到湖北维坊。这时，华东大部分地区已解放，四十七军和二野进入湖南，我们在维坊仍然还是学习。郭森同志向我们讲湖南的风土人情和工作方法，讲对老人和妇女怎样讲礼貌，对人怎样称呼。他言词流利，讲得生动风趣。

八月五日，长沙和平解放，我们也就随军入长。入城时，举行了仪式，满城红旗招展，鞭炮齐鸣，我们迎着湖南人民的笑脸，唱着“解放区的天”的凯歌，穿向市中心，大家激昂兴奋的劲儿，简直无法形容。

革命胜利的形势飞速发展。在长沙时，上级决定我们四大队去衡阳。衡阳是水陆交通便利的重镇，是军事要地。我们只想第二天就奔赴工作岗位。八月七日，衡阳等地解放，我们身背行装，不顾天热，披星戴月赶到了衡阳。

到衡阳后，中队几位领导分在市级机关，其余同志全分在各区。正当大家兴高彩烈，准备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，湘西大部分地区也解放了。上级又来了命令，说我们大队很多同志经过战斗考验，有地方工作经验，要我们立即去湘西。是的，我们这批打仗出身的“泥腿子”文化低，去湘西搞地方建政、剿匪，确实还有几“板斧”的。

湘西是大山区，交通阻塞，有历史性匪患，人民生活十分困苦。这些，我们早有所闻。有的同志确实愿意留在衡阳。于是，领导又和大家讲道理。同志们是识大局的，全都愉快地服从分配。我们重整行装去长沙，搭货车经常德、沅陵到芷江。我们的职务，早在湖北维坊学习时就已决定，只是没有定地方。到芷江后，会同地委领导决定我们五中队去黔阳。我们九月初到芷江，一个多月后，十三兵团在程子华将军率领下，进军四川，十月三日抵达安江。守防安江的国民党一百军，早已闻风丧胆，只朝天放了几枪，便溃散在雪峰山区；有的丢枪换衣，化装百姓而逃。

建立政权

十月二十六日，我们五中队共三十二名同志，挤坐在一辆货车上来到黔阳安江。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建政安民，征粮支前。地委和专署任命我为黔阳县长，刘俊义为县委书记，杨树功为组织部长，张涛为宣传部长，胡仕祯为公安局长。以上五人是建国后中共黔阳县委第一任班子。不久，地委又派来革大学生24人协助工作。

当时的安江破烂不堪，本来房子就少，一些公房和庙宇祠堂都驻了解放军。我们就挤身在下马路一个旧饭店里。大家一心考虑的是黔阳人民的安危和生活的安定。当晚，我们根据党的新区政策和上级有关指示，起草布告，连夜誊写，盖上大印，第二天就在安江街上张贴。这是解放后，黔阳县人民政府的第一张布告。布告向全县人民宣传党和政府的主张，包括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，消灭土匪，发展民族工商业，发展生产，改善人民生活等。消息很快传遍全县城

乡。

十一月一日，中共黔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在安江正式宣告成立，地点先是在复兴银行旧址，后又迁田家窖子，县政府在后面的苦乐园（即现址），紧接着我们在安洪、安怀公路沿线及安江建立区人民政府，设五区一镇。当时干部很少，每个区镇只配四五个同志。

区、镇政权一建立，大家就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。当时，正值我大军过境，残留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社会反动势力，表面上装作俯顺。我们抓住时机，一是深入农村访贫问苦，宣传党的政策和胜利形势，以取得人民的信任，并掌握各方面的情况，同时，发现和培养提拔青年积极分子参加工作；二是召开旧乡镇人员和上层开明人士会议，宣传党的政策和革命形势，使他们识时务，明方向；还要他们支持征粮支前，规劝伪军政人员及土匪交枪。这样，有的人在短期内还是为我们做了一些工作的。由于党的政策的感召，我们很快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。不论在征粮和争取敌人投降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。到一九五〇年三月底，全县共征粮一百余万斤，草料万余担，有力地支援了西南大进军。同时，通过做上层人士的工作，争取了黔阳县国民党自卫团七百多人枪投诚。从而使黔阳局势有所稳定，工商业也全面恢复经营，工农业生产有明显发展。

歼灭群匪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，十三兵团离开安江向大西南挺进。随后，原驻湘西的四十七军主力也配合二野进军西南。湘西二十多个县市，只留140师和军直机关驻守；怀

化、黔阳和洪江一带仅驻420团一个团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主线公路交通，畅通军援物资。安江只一个连保护纱厂。

这样，地方上的反动势力和一些旧军政人员，认为解放军象当年红军长征一样，走了，不再来了。特别是美军侵略朝鲜的战幕拉开，有的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，他们称王建天堂的机会又来了。他们四处网络散兵游勇，建立土匪武装，自称“九路军”。原国民党黔阳县党部书记长黄秀蕃越狱逃跑，积极串联原班人马，组织土匪武装；不分日夜，从对河及两路口，对着安江打枪示威。420团参谋刘建明在街上为救小孩竟中弹牺牲。土匪猖狂横行，使人民不能安居。匪首曾庆云扬言：“要布匹，要姑娘，打开安江进纱厂。”安江镇人心不安，每天提前关闭店门。

为了打击土匪，县委决定，立即成立黔阳剿匪治安指挥部，我任指挥长，有驻军领导和部分社会人士参加。首先在已全面开展工作的五个区发动群众，侦察匪情，组建民兵；深入宣传剿匪政策，动员匪属向亲属去信，劝其回头。为大造剿匪声势，我们将归降后又聚众为匪的原黔阳县自卫大队长黄光泽绳捆索绑，召开大会，当场枪决，大刹了土匪的嚣张气焰。

在中心区开展剿匪收枪，难度还是大的。原因是，边缘区如雪峰山及托口等地，散流大小土匪多达数十股，两千多人枪。土匪白天沿公路拦车劫货，奸淫掳抢，无恶不作。那时，我们县区干部都带有武器，还有武工队配合，很快就掌握了土匪的活动规律。一九五〇年春季，47军主力会师湘西，马不停蹄地全面投入剿匪运动。420团进驻黔阳和洪江，我县首批建政的一、三、四、五区民兵也积极协同部

队作战。首先在安怀、安洪公路线，一举消灭了曾庆云、向蛤蟆等股匪３００余人。随着又配合芷江剿匪部队对黔城、托口一带的龚云亭、邱玉清等６００余匪徒展开清剿。至五〇年六月，黔城区土匪被彻底肃清。共打死打伤土匪百余人，收降、俘掳５００余人，缴获枪支５００余支。同年七月，整个湘西中心县区的剿匪任务基本结束。随着４７军曹里怀军长来安江召开会议，布置外线作战，即对南三县（靖县、通道、绥宁）及雪峰山区的群匪展开围歼。这时，420团挺进会同团河一带，１３９师的４１５团进驻黔阳。在此关键时刻，十二兵团政委、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将军深入黔阳，并到雪峰山区访贫问苦，了解匪情，对当时剿匪、镇反和土改建政作了重要指示。九月九日重阳节，我４１５团及军直山炮营共18个加强连，还有民兵配合，乘匪首易朗照邀集各路匪首汇集铁山庙，庆贺他荣任“师长”和“四十”大寿盛宴之机，分四路连夜奔袭铁山、熟坪、龙船塘等匪巢，仅三天时间，1000余名匪徒全被打散。接着，又经过一个月的围剿搜捕和发动土匪亲属规劝，使匪众纷纷到指定地点自新，缴械投降。少数拒不投降的惯匪及匪首，在群众配合下，也一一落网。连化装成商人远逃千里之外的易朗照，也被从洞庭湖边的岳阳生擒归案。到1950年底，共打死打伤土匪346人，活捉790人，缴械投诚的1500余人，缴得长短枪1400余支，百余匪首落网。千百年来屡遭匪患的黔阳，从此得太平，人民欢欣鼓舞。

开展土改

土匪肃清后，全县工作重点立即转入清算反霸运动。通

过开展诉苦，进行阶级教育，农民觉悟迅速提高，封建堡垒一个个被突破。一九五一年三月，全县有黄花坪、岩里、双溪、红莲、石修等八个保完成土改试点工作。接着在全县农村开展大生产运动，群众劳动劲头和拥军爱国热情空前高涨。这年春季开展抗美援朝运动，全县有一千多名青年参军，还有一般投诚匪兵八百多人随420、415团服役，赴朝参战。在抗美援朝战斗中，黔阳新兵作战英勇，许多人立功受奖，入党提干。八月十日，县委举办土改训练班，铺开第二期三十个保的土改。十一月又铺开133个保的土改。一九五二年春，全县土改全部结束。无地少地的农民有了土地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，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。

注：张茂林原系黔阳县第一任县长，现任株州市人大副主任，已离休。

（县党史办陈秀清供稿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